

2023 臺灣 #MeToo 浪潮： 當事人的經驗與觀察

文 | 王聖芬 | 前政治工作者

2023 年 5 月初，Netflix 播出職人劇《人選之人—造浪者》（以下簡稱《造浪者》），內容圍繞在兩大政黨的總統競選過程、政治議程設定、黨工的日常生活，以及最重要的，政治圈內性別議題討論。《造浪者》播出後引起政治從業人員的一片好評，大多評論是「選舉真是傷害我的生命」（以一種「被虐千百遍仍待你如初戀」的口吻）、「看完熱血沸騰」等。但也有部分政治工作者看完後，被勾起舊傷，必須不時按下暫停鍵，等待情緒消化完畢。

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
本以為《造浪者》的播映熱潮過去，這些舊傷再次結痂，一切就船過水無痕。沒想到 5 月底，一篇曾任民進黨工的具名臉書貼文，掀起一陣臺灣 #MeToo 浪潮。隨著第二篇、第三篇，副總統兼民進黨主席、也是總統候選人之一的賴清德先生，公開宣示黨內的性平事件必須嚴謹調查，「不必相忍為大局」（參見溫貴香，2023）。

賴主席的宣示，真的做得到嗎？坦白說，我當下是存疑且沮喪的。因為在 6 月初，相關事件的行為人，大多只是黨內一級主管，撤換之後要找

到更合適的人選也非常容易。但在我的事件中，行為人——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，姑隱其名，對其職位也模糊處理，之後皆使用代號——不但位高權重，還是眾多候選人的金主，誰會為了像我這樣一個普通人，而跟政治獻金過不去呢？

一、幾個政治場域內的騷擾經歷

臺灣自從民主化與總統直選以來，平均每兩年就有大型選舉造勢，吸引許多抱持初心「想讓臺灣更好」的年輕人投身政治工作。而這對掌握權力的優勢性別老人們來說，源源不絕的年輕勞動力，男性是新鮮的肝，女性等同於「虧一下無傷大雅」的生活小樂趣。

第一次遇到性騷擾，是使用諧音的性騷擾。2014年7月，我在前公司主辦兒童夏令營，兩天一夜的行程，招收對象為中低收入戶的小學生。行程大概是帶小朋友們去動物園、水源博物館、消防設施參觀體驗，也有在大稻埕碼頭搭船遊覽淡水河的行程。那日天氣十分炎熱，八十名小學生和幾個隨隊老師在碼頭準備搭船。於營隊活動中大力協助的市議員M，不可免俗地要致詞講話。我還記得他說：「小朋友們要上船，不

是上床喔」，接著轉頭過來對我說：「妳也要上船嗎？」一邊呵呵笑。他故意把船與床的音發得模糊不清，藉此調侃一個剛剛入行不久的年輕女性；對著一群未成年小學生發表諧音騷擾言論，更是不恰當的行為。

其次，在政治圈工作，也很容易遇到帶著冒犯眼光，對外貌身材品頭論足的前輩，且反應了也不會被當一回事。2017年9月中旬假日，民進黨在中央黨部的九樓大會議室，幫各單位的員工們上課。課程內容是文宣撰寫、麥克風手與主持技巧，練習素材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「綠數水道鄉」。課程分兩天，第二天因為睡過頭落掉一堂，準備搭電梯上樓時，遇到前輩S跟我同一班電梯。一進電梯，他就盯著我，語氣輕佻，說：「王咩（意同王姓妹子），妳遲到是不是因為都在家裡對著鏡子欣賞妳的身體？」一出電梯我就直奔上課地點，逃走了。

自此之後，只要有前輩S在的場合，我都左閃右躲。我跟當時的雇主Y反應。他先是責怪我小題大作，後來又大聲表示：「不然我叫S跟妳道歉嘛」，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

第三，在政治圈工作，女性遇到父權紅利，拿與不拿都是問題。

拿了被說吃青春飯上位、還受到各種欣羨眼光；不拿的話，掌握權力者惱羞成怒，斥責妳不識相。2018年的市長候選人拜訪請益，就是相關騷擾樣態的展現。該名候選人一進會客室，就對著我說兩次：「妳坐到我旁邊來，選上之後就帶妳進市府。」我是現場唯一的女性，我想我應該沒有聽錯那個輕浮的語氣；而當我跟其他年輕男性分享這個令人不悅的「工作邀請」時，得到的是「當女生真爽」的回饋。

第四，我後來明白了，掌握權力的優勢性別老人，不會對性少數與其他較弱勢群體產生同理心，對相關議題也是嗤之以鼻。2017年同志大遊行時，當年的重要人權議題是司法院釋字 748 號解釋，我擔任遊行路線橘色大隊的車長，負責炒熱同遊氣氛、帶領喊口號、適時維持秩序。不知為何當車長這件事，傳到 Y 耳中。他立刻約談我，警告我不要去那些「傷風敗俗」的活動、不要跟同性戀一起混、說女人還是要結婚生子才是圓滿。往後這類話他說了多次，每次我都拿蔡英文和陳菊來回應，他還是一直跳針所謂女人的圓滿人生。次數多到我覺得不太舒服，而且針對女人該幹嘛這類貌似好心的關懷，其實也是一種不恰當的性別發言。

第五，掌握權力的優勢性別，也會對下屬的人生規劃指手畫腳。比如 2018 年我跟男友穩定交往同住，Y 知道後，便說：「妳這樣是倒貼，男友應該要給妳陪睡費」，並以臺東友人小女兒跟男友交往分手的例子告誡我，「不要被睡免錢」。我聽到當下很錯愕，從來沒有想過有人會口出粗魯無禮又侵犯隱私的話，滿滿的賺賠邏輯，居然是從一個社會賢達口中說出的。而陪睡費這句話，Y 後來又說了一次，但我這次比較凶的回應了「那你給你老婆多少錢」，他才閉嘴。

最後，我想指出，之前的例子都是言語騷擾，而我還遇到觸摸身體部位的騷擾樣態，這令我難以忍受。觸摸身體部位分為摸大腿與拍屁股。當在辦公室內的沙發區談話時，Y 數度把手放在我的大腿膝蓋處，放一下摸一下，都是很突然的動作，根本來不及反應；而拍屁股，則是所有騷擾事件中，讓我最驚嚇的一件。當時也是在沙發區，我隔著一點點距離坐在 Y 身旁。他一邊交代事情，我一邊在筆記本上記錄待辦事項。Y 不知怎麼說到某位結婚數年未有所出的女性前輩，我則急著要站起身回坐位，此時他就以輕佻戲謔的表情，拍了我屁股一下。

我嚇到整個人僵住了。之前那些對人生規劃的過度「關心」，我都還以為只是老人無聊碎念。直到突然被拍屁股，我嚇到不知道該做何反應。他很喜歡說他年紀都可以當我們爺爺了，我不知道有哪個爺爺會把手放在孫女大腿膝蓋處？哪個爺爺會拍孫女屁股？而經過我的觀察，Y並沒有把手放在男性同事的大腿過，也沒有拍過他們的屁股。

以上這些事情，除了讓我更抗拒在工作以外跟男性接觸，也讓我不時提醒其他女性政治工作者，一定要小心中老年男人。性騷擾發生的當下，我無法脫身也無法大吼，除了因為旁邊沒人，也考慮到這些人是前輩、是金主，我還需要工作，真的無法承擔他們生氣的後果。

二、陽剛的政治場域，對弱勢族群與性少數來說，就是敵意環境

在回想被騷擾的經驗、尋找人證物證時，我不斷爬梳過往的文字紀錄與記憶，因而痛苦萬分。就像看《造浪者》一樣，必須按下暫停鍵平緩心情。

前面說過，在政治圈掌握權勢的人，是不會把弱勢族群與性少數

放在眼裡的。而我能追溯到最久遠的相關記憶、首度認知到敵意環境，就是在我剛入職時兩週的阿里山上。

那是2013年的11月初，前公司辦理兩天一夜的阿里山文化之旅，其中的迎賓晚會設在一個鄒族部落文化村。當鄒族青年歌舞表演結束，主持人笑鬧著要鄒族青年讓某位地方公職人員拍一下屁股，而那位長官也真的拍了。長官拍完很爽，但我記得鄒族青年感到屈辱的表情。在當下那個空間場域裡，是有權者對無權者、漢人對原住民，這是雙重壓迫。然而只有我覺得不適，耳中是前公司的各地頭人們不絕於耳的笑聲。

這是我首度意識到哪裡不對勁。

隨著選舉熱烈展開，後援會餐敘與動員會議的不友善氛圍越來越明顯。

2015年選舉時籌組百工百業後援會，餐敘時被某同業公會的大叔盯著看，直到我發現他其實是在看我被汗水浸溼的白襯衫。2017年某場活動的隔天，合作部門的男同事傳了私訊，希望我今天的襯衫也很透明。2018年市長選舉的動員會議

中，前輩開玩笑表示，參與者不夠多的話，「妳穿少一點就能吸引人來。」

每個需要外出跑組織社團的女性政治工作者，一定都有遇過這類狀況。在滿桌滿場的大叔之間，妳幾乎是唯一的年輕女性，妳被期待應該讓大家眼睛吃冰淇淋，還被賦予炒熱氣氛讓大家快快樂樂的任務。

三、權勢性騷擾是怎麼一回事？

臺灣女人從小到大遇過的性騷擾型態有很多種。

不管是小學時被機車騎士逼到道路死角襲胸露生殖器，或是陌生人按電鈴要借洗手間、試圖脫褲子並對我說忍一下就好，還是三十多歲搭大眾運輸、路人透過棉褲用生殖器摩擦妳的手肘，對於陌生人，成年後的我會大聲威嚇。因為是陌生人，我可以毫無顧慮的離開那個遭性騷擾的現場，順便讓他們得到一點教訓。

但是職場上的權勢性騷擾不行，我有很多顧慮。我擔心工作不保、擔心是不是一時誤會人家、擔心惹毛產業頭人會組不成後援會、擔心破壞氣氛讓那些有權力的人不開心。我怕他們不投票、不拿出政治獻金，因為我

真的深刻期望蔡英文能成為臺灣第一個女總統，我期待她為臺灣推行更多的政策、提高能見度，我很希望臺灣的體質越來越強健，成為更好的國家。所以，在政治場域遇到那麼多次的性騷擾，我為大局忍耐了。

其次，被挑選為性騷擾對象的，不只是剛出社會的大學生妹妹。

目前勇敢出來揭發受害經歷的，大都是剛出社會、剛畢業的大學生妹妹。二十幾歲沒有經驗，被前輩藉著提點與關愛，以及工作時的大量接觸，逐漸試探界線而受害。但是一個人被性騷擾，跟她／他的性別、外貌、年齡無關，只要你比加害者資淺、說話聲量小，你就有可能受害。

更有甚者，加害者還會預設，那種工作幾年的人「應該懂得這個社會的潛規則吧」，就是吃定你還要工作、聲量又小，不敢大肆聲張。我不敢確定有沒有其他女性在潛規則中拿父權紅利、如魚得水，但職場上的權勢性騷擾就是會給很多女人壓力，好像妳拒絕就是不識相、妳忍耐的話好像是妳同意了一樣。

第三，我想討論加害者的多面向。

正如受害人不論性別、外貌和年齡都會遭遇性騷擾，加害人也可能以好人的面貌出現。寒冬送暖、熱心公益、熱愛並奉獻金錢給臺灣、幫忙購買滯銷的臺灣農漁牧產品、為本土政權無役不與，這是 Y 在媒體上給人的印象。甚至，Y 常常請晚輩吃飯，因此會有很多男性同仁說，Y 對我們很好、Y 很照顧我們。

但是，吃好餐廳，就代表他可以對我說「妳男友有沒有給妳陪睡費」嗎？對晚輩好，就代表他可以把手放在我大腿膝蓋處，摸一下放一下，每次大概幾秒鐘嗎？把員工當孫女一樣，就代表他可以拍我屁股還眉歡眼笑嗎？其他人又沒有被摸，想必 Y 也沒有問他們「有沒有給女友陪睡費」。Y 當然是個「好人」，但我不想要這種好。

第四，資淺者可割可棄，有力者不動如山。

這幾天越來越多的性騷擾受害人，勇敢出來揭露自己過去的傷心經歷，導致包庇、縱容、加害、霸凌的人都「被辭職」，好像臺灣政壇的性別平權出現一線曙光。但細究起來，被辭職的人僅是黨部一級主管，割捨起來沒有這麼困難，隨處都是大把大把相同經歷能力的候

補者。

然而在社會上和社團裡有影響力、能在每次選舉給出大筆政治獻金的人，比日本製造的壓縮機還要稀少。對每個來拜訪請益的候選人，都先給十萬現金見面禮，不入政治獻金專戶，有這樣財力的人，全臺灣很多嗎？

不只政治圈，學術界也一樣。國立臺灣大學曾經想要聘請的青年玉山學者，在他來臺就任之前，就被爆出有多起對女博士生、研究生的權勢性侵與 PUA (pickup artists)，加上其指導教授撤回推薦信，讓臺大爽快的解聘。那是資淺的助理教授，所以能被快速處理。那，資深的正教授與所長呢？我們都聽過指南山上的某所長，硬把研究助理留著加班到深夜，硬要親自載助理回家，以及多起不恰當的言行。還有，清交某位玉山學者也有類似的事跡，只是因為資深，教過的學生都是副教授等級了，他自然可以雲淡風輕、光榮退休。

除了政治場域的潛規則，在媒體圈也有類似狀況。某位被揭發的資深媒體大老，總是藉故和剛入行的年輕女記者摟抱。部分女記者避開肢體接觸，部分女記者以和名人接觸為榮，

樂當「叔父的拐杖¹」，這都是可見的現實。但其他資淺的男性怎麼看待呢？他們將其視為媒體界的男性福利，並暗自期待，三十年過後也能當上叔父的位置，屆時自然有眾多年輕貌美的拐杖可供攙扶摟抱了。

在職場權勢性騷擾之前，女人首先不被當作人。隨著一天時間的推移，可以是沙發、拐杖、咖啡機、吸塵器、釘書機與傳真機。女人有很多功能，只是不被當作人，這樣不尊重的態度，就是騷擾產生的溫床。

四、浪底生物所面對的法律戰與輿論戰

文中所有行為人，皆使用代號來稱呼，是因為不想被告。

6月初，當我在臉書上揭露過往經歷，馬上面臨行為人的刑事告訴。我還記得被告的那天，我在公司開了整天的會議，在會議與會議之間抽空和律師聯繫，說明我手上有的資料。我找了律師，也多方搜尋，終於備齊多位人證與物證。儘管做了準備，也研究過往案例、知道難

以成案，但對方財大勢大，還是帶給我不小的壓力。

後來行為人撤告了。他之所以撤告，我聽到的內部消息是，層峰給予的壓力。我既感謝層峰們的協助，一方面又感到難過。因權勢而起的傷害，到頭來需要以更高的權勢來弭平，這個結構並沒有改變。

行為人只是在法律上撤告，對我的追殺並沒有因此罷手。他找了相當知名的資深媒體人，使用我臉書上的限友貼文，一字一句反覆說明，直指我這個人「職場適應力差」、「小題大作」、「缺乏幽默感」。雖然馬上就有一起合作過的夥伴願意作證，表示和我合作一切順利，但這位資深媒體人意圖造成的輿論，還是讓我感到沮喪。我想問，是不是職場適應力好，就等於要笑笑的被摸呢？是不是多次把手放在大腿膝蓋處還不夠，還要拍我的屁股，而我必須微笑接受，才不叫反應過度呢？我想問，聽到「陪睡費」這種話會生氣，是不是因為我不夠有幽默感呢？

從2023年的6月到10月，這

1 叔父的拐杖，是香港邵氏兄弟影業內部的說法。邵逸夫一出場，總有年輕女演員陪伴左右、幫扶搭手，因此被戲稱為叔父的拐杖。演變至今，年輕女性沒有要不要當拐杖的自由，年輕男性則期待自己變成叔父。

些法律之外的滋擾，並沒有停止過。我也是到了離開政治工作、轉換跑道後，才能以文字記錄這些傷害。

五、撕下受害者標籤

朋友問，事情已過去多年，為何2023年6月要重提往事？我只能說，除了《造浪者》所產生的情緒擾動，我也想讓自己的靈魂自由，不再受困、盤旋於辦公室的沙發區。

從前公司離職後，經由他人提醒，我才發覺職場性騷擾，對我的日常行為模式造成多大的創傷。明明是極為熟悉的區域，但前公司所在的路口，不得已我不會踏入；轉換工作期間，只要看到徵人單位的地址位在那個街區，我就會直接跳過不看。習慣的髮廊，我寧可繞遠路去找髮型師，也不願意再走那條街。

我不願意進入前公司附近的郵局、居酒屋和拉麵店，因為那裡有被騷擾後，我胸悶氣堵，還得完成工作、一個人默默吃飯卻吃不完的記

憶。我不願意再去捷運站出口附近的線形公園，因為那裡有我整夜焦慮到沒睡、恍恍惚惚坐著等律師替我擬寫存證信函的記憶。

離職後我去過前公司一次，處理電話拆機。踏進去的瞬間，我心跳加快、全身冒汗、呼吸不順，出來後一直發抖。

那是我近八年來最熟悉的街區，也是我最不想再進入的街區。我下意識地避開不進入，連最親近的家人都發現了，但我只知道自己很抗拒、好害怕。同時我也知道，我雖然物理上離開了那個只有一扇門、窗戶打開就要跳樓、空氣不流通的小房間，但是，那間有著三人座米色大沙發、優美高雅卻也藏汙納垢的大會客室，依然會出現在我的惡夢之中。

為了真正的自由，以及撕下受害者標籤，這是我書寫 #MeToo 的動力。謝謝臺大婦女研究室的邀稿，願我，還有跟我一樣的人，都能說出自己的經歷，早日得自由。

參考文獻

溫貴香（2023年6月2日）：〈民進黨推性平革新3方案 賴清德致歉：你們人身安全比什麼都重要〉。中央社。<https://www.cna.com.tw/news/aip/202306020222.aspx>